

嗜飲客隨謙者來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計求酒之多少謙後斷不復詣許氏尋覓經年忽於蕪湖遇謙曰家中欲得權用先令隨還家取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飲酒數千斗唯四十者纔足相補正餘一百半許有耳大夫不復足顧矣吾以瓜刻壁記之寫算便知也許氏試依自言算不差一文謙後母夜亡謙曰還云因緣盡矣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臥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唯空衣無尸也

朱庫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久服石春辟穀符水不飢不渴強丁不老庫忽云應得仙剋日發與親舊別云當有迎者單衣白鞋須臾有兩黃鶴下中庭庫便度世中庭仍有三黃鶴相隨飛向東郭外成三黃衣道士攜手東行因鄉人附書與家家人看尸唯有空殼者

姜伯真

姜伯真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在猛山採藥忽值仙人使伯真平立日中背後觀之其

心不正仙人曰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不正為失因教之服石腦石腦色斑柔軟形如小石處所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遂得仙繫陽子服之亦得道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一

九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二

紫二

本朝即世書姜伯真採藥遇仙事

神仙感遇傳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弊衣冒風雪甚急忽見其來拉觀中與之道室而宿既暝無燈燭雪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而明鞋以小胡蘆中出余被帷惟細褥器用陳設服既無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光亦尋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莫天曉之後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剝心責已周遊天下以訪求焉

葉遷韶

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樵採避雨於大樹下忽見雷公為樹枝所夾奮飛不得樹枝雷霽後却合遷韶為取石換開枝問然後得去仍愧謝之曰約來日却至此可也如其言明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

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兄弟五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即相應然雷五姓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威有殊効嘗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凌辱遷詔於階下大呼雷王一聲

聲時中早日光猛熾使震霹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階禮接之請為致雨信宿大霖雨澤遂足因為遠近所傳遊濟州時方久雨黃河泛官吏被水為勞忘其寢食遷詔以鐵札長二尺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于今傳之人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効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啗掌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

于滿川

于滿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鄰里關水有一老叟常挈水以供數家久矣忽三月三日滿川於學射山通真觀看鷺市見賣水老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相引鷺市看訖即違滿川過其家入檀竹徑歷樂堂可十里許即

見門宇殿閣人物喧闐有像設圖繪若宮觀焉引至大廚中人亦甚眾失老叟所在問人乃葛瓊化厨中爾云來日鷺市方營設大齋頃刻之間已三日矣賣水老叟自此亦不復來

進士王敏

進士王敏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彙纂子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藥其盲矣所有二種之篇釋喻之說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闢之詬誦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嘯嵐霞因亦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櫻杖梭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瘡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也子雖釋仔有鍾鼎之功何疾不除也敝委質以師之齋于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地魄坎高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泰晉合宜

近劫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杜結陽响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謔皆未決古往今來拋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星疹且瘵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殆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溫縣時擊鞞結尾為害尤甚廠醉宿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玘

王從玘者宦官也蜀王初節制印蜀黎雅為永平軍從玘為監軍判官自是收剋成都罷鎮為郡從玘栖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睨而視之曰將有大厄濱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餌此旬日而髮生勿為怪也可以免難矣服之三五日髮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從玘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遁去答曰君父之命豈可逃乎俛首赴繫太守哀而上請蜀王持乞宥之視其狀貌無復宦官矣

令狐絢

令狐絢者餘杭太守繵之子也雅尚玄微不

務名宦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奇煙異香每見聞於庭宇因言入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冊命張天師為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群胡擾於中原簞食華夏不能戢之尹真久之過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臺冥思取驗於大道可即勅尹真登一蓮華寶臺端寂而坐頃之萬景昏睦又命道清亦登此臺既坐良久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矣自是以道陵代尹為元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今狐之說丁酉年於西川濛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為元中法師與令狐所說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玄功杳冥難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

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獻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意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髮鬢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觀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滅心影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今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

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疎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為師無本者為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筌久之母曰日已曠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今筌谷中取水既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為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意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也

劉彥廣

劉彥廣者金陵欄壁倉人也當為浙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元中明皇寵異之杖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遺表於船舫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山訪之不

知所適者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過若山擔魚貨之若山召廣至其家門巷陋隘蒿徑荒梗露草雲漬繞通人行入門漸平布磚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迨非世有命生設食聞其尚負官錢家內窮整頓之形於容色既而令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是夕唐詣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過道不宜復居小職但負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產資家力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繡以增爾福陰功及物濟人之急道之所重也度八上品五千金妙經行而勤之焉廣得金如其言償官債營家業於爛壁世世八九十其孫松年入道天台焉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賣巾履步求之去伴稍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館非世人所觀老人引登葦臺顧

望群峯恭列於地有道士奔恭書畫探藥滄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曰此為何處也答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洞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久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迺顧失仙宮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半月矣每日來求今日乃得相見爾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真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垂條幕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實如梨馨香觸鼻景顧望無人因撥櫬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啗食俄有犬子數輩馳出吠之競欲搏噬景乃倉惶支柁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犬亦去也迴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景友善常話其事跡者也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太始中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焉言訖復彈碁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下立飢以舌紙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今速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不見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閣舍皆為墟蕪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鑿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上見大舫一艘絡以金絲飾以珠翠張樂而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

之登舫見十餘人裁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為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耳以乘于一枚與之今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履及地已墜於天台山瀑布之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至移驛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糧狀鮮瑩素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蕭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為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鑿定非凡骨泥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妻本道切加安郵遂其相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東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幾闕躊躇以愆忽逢道流其行甚急既簡不覺隨

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竣秀倚大山引之至一室內有執紫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為我書之發釋視之皆古篆文字素不識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諉之所試

索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限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道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解梓方將受錄頗異其事以為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傳祕錄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叶登真之兆畢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三二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日已將暮其知栖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冲寂既憇廡下久之烹野蔬菓苗

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既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答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為名客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嘗還答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矣

裴沈

裴沈仕為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日晚道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一病鶴垂翼悅味翅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東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是其血方可中用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蘆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却至

洛為求胡蘆生耶裴沈然而返洛中訪胡蘆生裴沈具陳其事拜而析之生無難色取一石合子大如兩指以針刺臂滴如乳下滿合以授裴曰無多言也及鶴處老人喜曰因是信士乃以血畫塗鶴瘡上言與之結緣既而謂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大人呼之隨行數里至荏竹落草舍庭廡雅潔裴渴甚求老人指一土瓮曰中有少漿可飲飲之裴視瓮中有杏核一扇大如笠中有漿其色正白乃力舉飲之味如杏酪不復飢渴裴拜老人願為僕老人曰君世間微祿不可久住君賢叔真有所得吾與之友出入遊處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達之因裏一懷物大如美盞戒無竊開共視鶴瘡並已生毛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漿嘗哭九族但戒酒色耳裴還洛中將竊開其懷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聞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因食之入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歲也

權同休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士下第遊江湖間遇病貧窘有村夫賃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但具湯大意不為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握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蘇沙按之為豆湯成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者曰余貧病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中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雇者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以水灑之悉成牛肉以水數餅為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獲東錢三十緡秀才方慚謝雇者曰某遭過道者過亦甚矣今請為僕役以師事焉雇者曰余少有失竊為凡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日勿請變常且卒其事秀才唯諾之每所呼指常慮慮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為說脩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筋及髮類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曹橋潘專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專師者其家贍足處樵大度延接賓客行功濟人一旦有少年容

狀踈俊異於常人詣觀告潘曰某遠聆專師德義拯人急難甚欲求託師院後竹徑中葺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或垂見許勿以負累為憂勿以食饌為慮只請酒二升可支六十日矣潘雖不測其來聞欲逃難欣然許之少年遂匿於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不飲不食六十日既滿再拜謝焉從容問潘曰專師曾佩授符籙乎潘云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耳少年曰師之所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蘇一階以胃奉傳以申報蒼耳即焚香於天尊前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隨所呼召兵士騎乘應時皆至既畢令之曰傳授之後隨隨專師營衛召命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潘曰可於中堂置牀為壇設案机焚香忝坐九州内外吉凶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彈血為犯苟或違之冥必有譴若精潔守慎可致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潘即設榻隱几坐於中堂須臾四海之內事無巨細一知之如是旬日為靈官傳報頗甚語聽潘

勃然曰我聞人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約靈官不使傳報蒼曰職司不宜曠關所報益多約之不已潘乃食肉啗蒜以却之三五日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少年來曰吾輕傳真訣已罹譴責師犯汚真靈罪

當冥考念以前來相察之恩不可坐觀淪陷別授一術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爾當墮於幽獄矣潘自啗葷食之後自知已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年乃取米屑和之為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授王子符

兩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厄難來求救者當問粉人以知災崇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緡錢務在積功贖過耳動行不替十年後我當復來自是潘以朱篆教人祛災蠲疾赴之者如市十餘年少復至淹留逾月多話諸天方外之事然後別去歲餘潘乃無疾而終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為尚書郎以疾求出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

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奉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除

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力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拔腰巾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康愈悟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勸立陰功救人憫物為意此時當再來相遇

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累遷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為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

不康已困無憂也翌日山人令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時若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揚歷任清切便蕃貴盛而後

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恙修鍊世限既

畢佇還逢官矣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聞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鄒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屆於紫極宮王今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樽餉之間日

仙苗因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子

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析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歎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絕有小豎立于所樵者勅之曰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為禁小豎謂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傳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子召一客伴于飲可乎子芝曰可復書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甚堂堂美鬢眉紫袍素間揖坐樵曰坐引滿而巡二壺且梳樵者燒一鐵筋以燉紫衣者云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濱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親夜來共飲者過神耳鐵筋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自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稅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為地仙矣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隣舍閻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懦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閻丘子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閻丘默有慚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參軍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與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親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友謂又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豈其罪邪又玄慙而召仇既至又玄以厄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市井之賤徒知錐刀何僭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為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乎因振水起仇生慙耻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僑居濛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願為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稟有所授又玄稍情辭之而還

其後因入長安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青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閻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為非類罵辱我又為仇氏子作尉唐與子同舍受我厚賂而謂我為市井之賤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于人間與汝為友將授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悟其罪而意以慙怍而卒矣

蚪鬚客

蚪鬚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煬帝末司空楊素留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持權驕貴蔑視物情衛公李靖時擔簦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與同出西京將適太原稅轡於靈石店與蚪鬚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蚪破衫褰衞而來投布囊於地取枕欹卧看張妓理髮委地立

概於林靖見虬鬚視之甚怒未決時時倒日
 張熟觀其面故一手握髮一手執身極視靖
 今勿怒急視頭畢飲惟商問其姓卧者曰張
 故曰妾亦姓張今是妹遠拜之問弟幾去第
 三又曰姊弟幾日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
 妹故遠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遠拜之
 環坐對肉而食客以餘肉餽羅笑曰李郎貧
 士何以致吳人且話其由客曰然則何之曰
 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嘗知太原之異
 人乎靖曰州前之子年可十八姓李客曰似
 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予一見否靖言
 余友人劉文靜與之甚狎必可致也客曰望
 氣者俾吾訪之遂約其日相候於汾陽橋及
 期果至靖詰於文靜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
 君請迎之文靜者其人方議匡輔遂致酒
 迎之俱見太宗不衫不履榻未卷而來神氣
 揚揚逸異常異客見之默然居末坐氣喪心
 死飲數杯靖謂曰此真天子也靖以告劉
 益喜賀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也然
 亦須今道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

東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遺漢對飲
 因環坐為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與劉文靜
 對茶鬚靖俱會文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
 坐神清氣爽滿坐風生顧盼輝如也道兄一
 見怵然下膝子曰此局輸矣於此失局奇哉
 故無路矣知復其言罷竟既出謂虬鬚曰此
 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為念同
 入京虬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
 人也虬鬚紗巾褐裘披彈而至相與入中堂
 陳樂歡飲女樂三十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
 也若若洞天之會既而昇二十餘以舖祀蓋
 之去其祀曰此乃文靜鑄是耳皆珍寶貨象
 之數併以充贈吾本欲中華求事或龍戰三
 五年以此為輕費今既有主亦復何為太原
 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一
 妹善騎寶之非一妹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
 去十年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是吾得事之
 秋也聞之可潛以酒相賀因呼家僮百餘人
 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訖與妻戎裝
 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

助文皇締大業貞觀中東南夷秦有海賊以
 艘船千艘兵十餘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
 為王國內以定靜靖知虬鬚成功歸告其妻
 乃徑酒東南而賀焉故知真人之興乃天受
 也皇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履冬之日有負薪老叟立門外
 雪中崔愛屢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
 笠與語顧其狀貌不常乃問其姓氏云某姓
 葛第三崔崔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麥湯餅
 可乎叟曰大麥四時系足食之益人勿以政
 不利中府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饋欲
 召畫工為圖遠阻阻寒畫工未至張饋倚于
 壁更取几上筆墨畫一林枯松一掠藥道士
 一鹿隨之落筆迅速畫蹤高古殆非人世所
 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實以自隨因遊
 淮海遇鑿古圖畫者使閱之鑿者曰此稚川
 之子葛三郎畫也崔感道初入長安於漏橋
 遇蕭蕭者狀貌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
 蕭蕭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

人間安得識之負蘇而去不知所之

趙僧懷一

趙僧懷一居雲門寺成通中凌晨欲上殿燃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有一奇境事能往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

幽勝或連峯墜天長松交道或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飢道流已知矣謂曰此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飢以一桃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有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身雲末或掠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舊居已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因入道歷詣仙山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

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臥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眾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官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為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宿乃蘇云既到陰冥間有解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素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而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為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為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反魂丹有症俱暴死者研丹一粒拘關其口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聞官夏侯者揚與丹五粒以服之既而以為冥官追去責問之次

白云曾服揚大夫丹一粒耳冥官既遣還夏侯得丹之效既蘇蓋服四粒歲餘又見黃水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泰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官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對荅徐荅曰某曾服

揚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迴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可乎道士許之後即因改名延年矣揚自審丹之靈効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色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歌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誼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揚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閑放唯以金石為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還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

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見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矣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為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

府見餽饌甚多而不親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日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餘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牀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新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割開三五所請以奉於薛公為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為石矣洞中左右有散麵澆麵堆鹽積豉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皆長二三尺繞如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資糧留於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下又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為中定思自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

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飢甚問食香蒸餅啗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既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兵平縣界所食之僧俄變為石以此言之王列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啗之必化為石矣

蜀氏

蜀氏遇晉氏飢餓三五人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繞通入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櫛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穴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劉悛悛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庾仲雍荊記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葱自成畦瓠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甚美山頂有池魚鼈至七月七日皆出而游半巖室中有書數千卷普通士

所遺經也元嘉中有蠻人入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蠻人逐之穴傍有梯因上即豁然開朗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直行人甚多蠻人驚遽而出旋削樹記路却結伴尋之無復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之中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自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峨嵋山聞有七十二洞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邃穴之間無所遺焉偶歇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吏自下而上相揖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吏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輒入訪須得洞庭記獄瀆經審其所屬定其名字的其里數必是神仙所居與經記相合然後可遊耳不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

峨眉洞天定可遊否。史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誰史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為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

命其妻烹肉與悟玄為饌，以肉三器與之。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曰：遊山須得赤力，不至飢乏，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敢拒命。食盡，三器厭飲，彌甚。張亦勸之，固不能食。食訖，求去。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松下有迴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以瓦扣之，三二十聲，門則入。每遇門即扣之，則神仙之境可到矣。依教入山，果得洞與所指無異。以瓦扣之，良久，峭壁中間洞內高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扣之，復開。大而平闊，往往見天花夾道，所窺見花卉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

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任車騎，憧憧不絕。又遇一門扣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震震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三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矣。復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許日矣。自此志棲名山，誓求度世，復入峨眉，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費固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睞，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之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不顧。賄費，悚立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干也，即以相國書投閣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若漢，用此書何為？擊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憫然，顧之，揖坐。與

語曰：已暮矣。劉從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却詣店，所即自解囊，裝紆纒，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一閤子，可以懸息。僕乘於外可也。即令左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引費，挈纒，入廳後對堂小閤子中。既而閉門鎖緊，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窺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標篲，耨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常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瓶，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餚饌，奇果香溢。閣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

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關子中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塔下取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塔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即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為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以去世劉費願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鄭南海紫邏任史

鄭南海為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邏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諸藥肆中既坐有樵史倚擔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唐突劉歛衽而起謂主人曰某闖人也樵史所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史令坐問其所要史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史

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災方重旦夕為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為千里客兼亦變衫色紫邏樵史任其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道遠起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史所在月餘鄭為人所訟熟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紫邏葺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史世實其書藥寇犯關方失其所在此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二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上

案三

傳

任生

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志性卓犖常夜闍異香忽於簾外有謂生曰某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其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聞簾而八年可二十餘疑態艷質世莫之見有雙鬟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曰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又曰某後三日當來言畢而去書生覽詩見筆札秀麗尤疑其妖異三日果來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木魅名列上清數運冥合暫請人間自求匹偶以君閑澹願侍中箱不止於延福消禍亦冀貴而且壽今反自執迷亦薄命所致又贈一篇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書生不對面牆而已女子重贈一篇曰阮郎迷不悟何憂申情素明日海山春綵舟却歸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製
道教學術